

# 報 綫 陣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362878 M. C. (P) 3887

語 錄

事實上，勞動力的榨取者，  
“在還有一塊筋肉，一束髓，一  
滴血可以榨取的限度內，是決不  
會放手的”。

恩 格 斯

508 期 29-10-1972

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 12 版 附登頁

20 分

## 無 理 的 敲 榨

偽大選甫過不久，李光耀傀儡政權就迫不及待的實行加稅了，誠如大家所共知的，李光耀傀儡政權的經濟危機重重，所以，它們唯有靠着它們手中的槍尖，野蠻進行各種反動的增稅措施。

一路來，我們都已預見到，李光耀傀儡政權將會把各種稅務強加在人民頭上，榨取人民的每一滴血汗。這一次的加稅措施，也只不過是今後五年內的一個開場白罷了，未來的加稅，那更是不在話下了。

緊接着多種加稅之後，李光耀傀儡政權的偽衛生部長也在本月廿四日的“國會”中以“建立更公平及平等的社會，鼓勵建立小家庭”為藉口，宣布它們的反動措施，規定明年八月一日起的生產費、組屋分配的優先權及分娩假期均以二個子女的家庭為準則。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生產費吧！本來，在以往婦女生產是不需要繳付什麼費用的，但後來傀儡當局以“醫藥服務開銷大”為藉口而野蠻的向人民勒索生產費，現在，它們則以另一種藉口說要“鼓勵小家庭”而把生產費作了驚人的增加。在過去，所謂“公民”的最低等三號床位，第一個子女的生產費是十元，但現在則要猛增到五十元；第二個子女則由二十元猛增到七十五元，接下去的第三、四、五或更多子女的生產費也作了驚人的增加，這種吸血的行徑，簡直是要迫窮人上梁山。這是非常野蠻和無理的，因為如果傀儡當局真的是要照顧人

民的話，它理應更好的照顧生產的母親及其家庭才是，但現在傀儡當局却不是這樣，它反而要向人民壓榨，所以這也難怪人人都說生孩子等於買孩子。

至於以小家庭分配組屋，這也是非常反動和野蠻的措施。過去，傀儡當局一路來都在吹噓說組屋的分配是要“照顧”窮苦和家庭人口衆多而沒有屋子住的人民，但是，現在李光耀傀儡政權竟一反它過去所唱的高調，本末倒置的說要給小家庭優先權，對於大家庭却置之不顧，這是多麼無理啊！難道它們建屋的錢不是從每個人民的身上抽來的嗎？那麼，今後那些大家庭者不是要成了無家可歸的游民了嗎？可見，李光耀傀儡政權所謂的“照顧”人民的利益，其實是一派謊言。

傀儡當局還規定只限生兩個子女，多者不能享有分娩假期，這完完全全是對做為母親者的懲罰和迫害，也是對做為母親者的莫大侮辱。尤其是對那些需要墮胎的母親，傀儡當局經常藉故推三阻四，講是講得蠻好聽的，但其實並沒有積極的協助做為母親的，可見李光耀政權所幹的一切全是虛偽的。

偽衛生部長還說什麼“政府增

加稅收，津貼收入低的人士和家庭，故必須打破這種惡性循環”，它的這種反動論調，目的在於欺騙人民。它們一向來都沒有津貼什麼給窮苦人士和大家庭，相反的，向窮人和大家庭抽去的稅收倒是有，單拿生孩子要收費作為例子就可說明一切了。今天，李光耀傀儡政權壓榨人民的血汗，用在偽軍警的龐大開銷上；用在外國壟斷資本家的超額利潤上；用在傀儡部長和豬仔議員的享樂上那才是千真萬確的，那才是向人民壓榨的惡性循環。

本來，真正的家庭計劃是好的，但是今天李光耀傀儡政權的出發點並不是這樣，它們的目的是要轉移人民的視線，把星加坡人民生活痛苦的根源推說是由於生太多的孩子所造成的，把整個責任推在人民的身上。其實，今天星加坡人民生活的痛苦並不是在於子女的多寡，君不見有很多單身者或是只有一、二個子女者的生活不也是痛苦的嗎？還有，那些擁有許多妻妾和子女的富豪的大家庭難道還不是照樣的富有嗎？因此，人民生活痛苦的真正根源就是在於我們是處在一個殖民地的社會里，我們還是受着美英帝國主義及其傀儡的統治，廣大人民做牛做馬所得的血汗盡數滲進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家的腰包里去了！而只要這個社會制度沒有徹底改變（轉入第十二版）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扎克李光耀傀儡政權，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 農民羣衆熱烈慶祝馬來亞

## 農民陣綫成立二十五週年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十月廿一日廣播〕今年七月七日是我國農民陣綫成立的二十五週年。在我國農民這個戰鬥節日到來的時候：拉扎克傀儡集團十分驚慌，出動軍警到處戒備，企圖阻止農民羣衆慶祝自己的節日，但是，日益覺悟的廣大農民羣衆並沒有被嚇倒，他們鬥志昂揚，熱烈地開展各種慶祝活動。

從七月初開始，農民陣綫在各地發動了為期一個月的學習運動，學習馬來亞農民陣綫中央委員會今年六月二十五日的聲明和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發表的有關文章。各地農民羣衆認真收聽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的廣播，並且踴躍參加學習。

七月七日前後，農民陣綫在吉蘭丹、彭亨、丁加奴等州開展掛紅旗、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的活動。吉蘭丹州的哥打峇魯、巴西不爹、巴西馬士、丹那美拉、馬章、日拉越、瓜拉吉賴以及彭亨州的淡馬魯、瓜拉格勞、而然突、關丹、馬蘭等地的學校、教堂、戲院、車站、巴利和政府機關，到處都出現了紅旗、標語和傳單，丁加奴州許多城市和鄉村的學校、教堂、戲院和園坵也同樣出現了紅旗、標語和傳單。在各地張貼的標語的內容有：“耕者有其田！”“減租減息！”“廢除高利貸債務！”“工農聯盟萬歲！”“光榮的馬來亞共產黨萬歲！”“英雄的馬來亞人民解放軍萬歲！”“各民族大團結萬歲！”“各民族農民大團結萬歲！”“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鮮豔的紅旗和激動人心的標語、傳單一出現，各地人民羣衆都興高采烈，紛紛前往觀看迎風飄揚的紅旗，並且仔細閱讀標語傳單，大家都為革命力量的發展感到歡欣鼓舞。而敵人則手忙腳亂，醜態百出。

在這個節日到來的時候，馬來亞依斯蘭兄弟黨中央委員會，也發表了題為《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我們一定勝利》的聲明，表示熱烈地祝賀。聲明重申：該黨全力支持農民陣綫中央，在一九六八年六

月宣言中提出的下列五點當前鬥爭迫切任務：

(一)積極參加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民族民主革命鬥爭；

(二)反對傀儡政權的殘酷剝削，打倒農村的惡魔、土霸、敵奸、叛徒；

(三)反對形形色色的封建性的經濟剝削，反對反動的土地法律，實現耕者有其田；

(四)為加強共產黨領導的工農聯盟而鬥爭；

(五)為加強我國各民族大團結而鬥爭；

聲明指出：“我國農民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通過武裝鬥爭，

並堅決地進行革命，才能打倒反動政權，建立人民共和國，贏得自己的徹底解放。”

這次慶祝馬來亞農民陣綫成立二十五週年的活動，給廣大農民羣衆以深刻的教育，進一步提高了他們的政治思想水平，增強了他們的鬥爭勇氣和信心。他們正深刻地體會到共產黨領導的重要性，正如農民陣綫中央六月二十五日聲明中指出的：“在過去的年代，我們的先輩曾經多次拿起武器，英勇地反抗殖民主義者，但是，由於沒有共產黨的領導，都遭到了失敗，這二十多年來，農民有了共產黨的領導，我國人民勝利地堅持了長期武裝鬥爭，他們為自己子弟兵的勝利進軍和農民運動的廣泛發展，感到十分自豪。他們都表示：決心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進一步加強工農聯盟，為推進人民戰爭而努力。

### 培養技工為誰服務？

行動黨反動政權最近在偽“國會”上提出的所謂施政方針的內容中，一直強調今後五年內要極力推行它們的所謂工業化計劃，同時，也高叫要提高工人技術水平和工作技能，這一切完全是為了配合它們一向來為外國壟斷資本家和本地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服務的需求。

衆所周知，行動黨反動政權完全是英美帝國主義者扶持的傀儡，它們一向來都是按照其帝國主義主子的意旨辦事的。所以它們一路來在推行的所謂工業化計劃，都是讓那些貪得無厭的外國壟斷資本家和本地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巧取豪奪，從中賺取驚人的超額利潤，使廣大的勞動人民日益貧窮。

今天，行動黨反動政權的所謂工業化計劃雖然是吸引了不少的外國壟斷資本家來星加坡投資設廠，在暫時上刺激了星加坡的經濟活動，使星加坡呈現一個表面上的繁榮。因此，行動黨反動政權就抬着這個表面繁榮的招牌，在國際上大吹

大擂星加坡的所謂繁榮景氣。以進一步吸引更多的外國壟斷資本家前來星加坡從事經濟劫奪的活動，從而逐步地控制着星加坡的經濟要塞，從目前裕廊工業區外國壟斷資本家的大力發展可以看出。

在行動黨反動政權對外國壟斷資本家的特別優待和為其提供現代化設備的工業區，以及提供大批廉價勞動力的情況下，必然的，所有帝國主義國家的壟斷資本家就會爭先恐後地竄到星加坡，在工商金融企業上大撈一筆，這種反常的現象就是行動黨反動政權認為的所謂經濟繁榮的景氣了。

有許多外國壟斷資本家，它們  
(轉入第三版)





大本

# 從“跳樓”想起

——若冰——

據報載：兩僑女中中四學生王碧蓮，因考試“偷看”被老師罰站，感到羞恥而致跳樓輕生。

“跳樓自殺”的新聞，在我們這個小島已不再是怎樣引人注意的消息。正因為這個小島不僅樓多，跳的人也多。許多青少年，有什麼困難無法解決，最後往往是從高樓上一躍，了結一切的。

中學生跳樓自殺，也是常有的事。有的是因為會考落第，悲觀失意而跳樓；有的則是因為畢業後找不到職業，徬徨苦惱以致跳樓；這一次竟然因為羞恥，也鬧到跳樓，跳樓之風如此之盛，的確不能不令人為青年男女擔心了。

王碧蓮跳樓自殺，我聽到一些人笑“她是傻瓜”；也有人說“她幼稚”。王碧蓮是否真的僅僅為了“偷看”被“捉”，感到羞恥而跳樓，我們無從証實，假如真的是這樣的話，的確是幼稚些的。但是，當我們在議論她的時候，也不妨想想：為什麼我們這個小島上老是有人跳樓？為什麼我們的許許多多青少年，滿腦子的跳樓意識？

我們這個小島是個“花園城市”，而現在大家的薪水都提高了，為何不在“花園城市”里享樂，却偏偏要跳樓自殺，難道天堂比我們這個小島更幸福？

如果說“花園城市”里的人跳樓自殺是因為生活苦，那是胡說八道。據官老爺說：“花園城市”的人民生活是很好的，這次烟、酒、汽車的起價，也是為着防止人們生活太過好呢。那為什麼老是有人愛跳樓呢？

過去有一個專家研究出，女人自殺是“由月經引起”的。男人呢？却有待研究。

這個專家的研究所得，由於遭人笑話，以後就沒有再提起。

後來又有人說是為了“情”，而且是男女都一樣的。少男少女比較多情，為情自殺是無可否認的。於是就出現了一個“防止自殺協會”。

這個“防止自殺協會”六月間，還在籌募活動基金，不知怎地現在却無聲無息，害得許多希望得救的人都失去了機會。

## 女工的鬥爭 好得很

—小卒—

李光耀集團和大資本家，一向把婦女當作是最胆小，最容易剝削弱者。但是，最近幾間工廠女工的鬥爭，向這批鄙視她們的壞蛋顯示了力量。

立達區日本壟斷財團的成衣廠女工，雖然沒有工會組織，但是她們却很勇敢地以停工行動抗議壟斷資本家的不合理壓迫，並且揭穿了行動黨替外國壟斷資本家效勞的真面目。

立達區某電子廠女工，過去被騙加入了黃色工會，現在已經認識到黃色工會是李光耀政權的工具，不敢代表她們向外國壟斷資本家提出改善待遇的要求，因此，她們團結起來，以自己的力量向外國壟斷資本家進行鬥爭。

大芭密美國資本的電子廠各民族女工，同樣不服從黃色工會的叛賣工友利益的命令，開展停工鬥爭。

一路來親外國資本家的李光耀政權，一見工人敢於鬥爭，立即採取高壓手段，派出大批偽警、暗探，阻止、恐嚇敢於鬥爭的女工友。並且壓制華文報章，不許刊登停工新聞。但是，紙是包不住火的，三間工廠各民族工友姐妹的鬥爭消息已經傳開，而且得到各階層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王碧蓮的自殺，是由於羞恥，或者說是為了分數的，足見少男少女的自殺，不都是為了“情”。“防止自殺協會”成立也有一段時日了，自殺的人却不見減少，足見“防止自殺協會”終於起不了作用。

搞三搞四終於是枉費心機的。依我淺見，與其搞三搞四，不如把這個“跳樓社會”來變革一下。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致力於變革“跳樓社會”的鬥爭。

## 談談裕廊 工場慘禍

·女工·

本月十四日上午，裕廊某建築工場的數百尺高架倒塌，造成一死三傷（其中一人也因傷勢過重，不治身亡）。類似的慘禍，在建築工地上是屢見不鮮的。

同一日的報紙，報導另一則建築工場慘禍，一名木匠在工作時間，由二樓跌下慘死，被驗屍庭判為“意外喪生”。“意外喪生”正是李光耀集團對工傷事故的論斷。裕廊建築工場的這宗慘禍，恐怕也還是要得出這麼一個結論的。

李光耀集團不是常常在鼓吹“工業安全運動”嗎？可是工傷事故却是一年比一年增多。

其實，李光耀集團的“安全運動”目的並不在於照顧工人的安全，而是在於壓迫工人。它們說什麼“工人不懂得安全”、“不注意安全”，所以必須強迫工人懂安全、注意安全。強迫的方法就是罰款，好像只有罰款，才能够使工人眼睛變得亮，腦子變得聰明。這樣還不够，一有什麼工傷慘禍，則統統都是工人的“錯”，不是說“工人不懂得安全”，就是“粗心大意”，結果結論還是“意外喪生”。

這一次裕廊建築工場數百尺高  
(轉入第五版)



# 從“文字獄”到“語言獄”

## 有賴

中國明、清年間，有一種叫做“文字獄”的，專門用來對付文人。文人寫詩作文，如果得罪了皇家貴族，就會被丟進監獄去受苦，有時甚至要連累整個家族的。

這種“文字獄”在中國已經成了歷史古跡，但在萊佛士封為“自由港”的新加坡，却是進步和發展了。

去年五月間，就有幾個報人寫文章不慎，被懷疑私通外國，企圖里應外合，搞“黑色活動”，結果被丟進監獄去。另有兩間報館，下場更淒慘，出版准証被吊銷，報紙出不成，還要虧大本。

這是有關“文字獄”的一點例子，而且都是去年的事，從去年五月到今年九月，在“迅猛發展的新加坡”已經大不相同了，“文字獄”也已經發展到了“語言獄”了。

## 兩種耳朵 人耳

“唯一能代表華人說話”的某報的某記者先生，採訪了一則新聞，說：“有些用戶表示很高興知道，在十二月實施的新收費下，他們的電費將告減少，但他們却不能確定新的收費將如何計算”。

還有，一名家庭主婦說：“新的電費使我們感到混亂，但我們很高興注意到，我們將不會多付電費，相反的，將會減少”。

我的耳朵却偏偏與這位記者先生的不同，到處聽到的都是哀聲嘆息，有的甚至臭罵“劃一”租幼電收費率就是變相配價。

這也難得的，因為我所碰到的都是“租人”。他們粗心大意地計算一下，就大發雷霆了。

而記者先生碰到的都是“聰明人”，雖然不會計算，却已經知道“將告減少”了，這是值得高興的。

水費也要“重新訂收費率”了，不知這位敬愛的記者先生將聽到用戶怎麼說？

這就是“進步”，健步如飛，世界各國都要望塵莫及了。

今年九月，大選之後，就有兩個反對黨的候選人吃了“語言獄”的官司。其中有一個是社陣的候選

## 為“總理”的 安全設想

據“憲報”公布：

為“總理的安全設想，政府要徵購（強迫性的）總理私人住宅周圍的平民住屋”。目前烏節兩座大廈地產已被李光耀政權強迫購買，屋價由李光耀政權估值，一切裝修不得移動（傢私例外），但反動當局不付原屋居民任何裝修費。該兩座大廈的九十六家居民必須在最近遷出。

按照報紙報導：“因為這兩座大廈內有流鶯出入，所以政府要強購這兩座大廈，以後只給軍警住……”。

這可奇怪了，建屋局組屋內也有流鶯出入，為什麼“政府”却只對付住於該屋內的居民，命其遷出，然後轉租給別人，並沒有把該座組屋購買下來，給軍警住呢？如果真的是因為少數流鶯出入，就要強迫該座大廈的所有居民搬遷，豈不是與古代帝王“一人有罪，滿門抄斬”的辦法沒什麼兩樣嗎？

烏節律一帶之地產，有些是永久地契，有些至少也999年地契。李光耀想當幾年“總理”呢？十年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就算三十年吧，三十年以後，此處產業是否歸還原屋居民呢？

李光耀如果是為了自己的安全，為什麼不遷到安全的地方去？反而要強迫我們人民搬遷呢？

（無署名）

人夏萬星律師。

夏萬星律師是被控罵李光耀“無賴”、“惡棍”的。他在偽法庭上舉了許多例子，如“李光耀不經審訊長期監禁政治犯”、“三更半夜抓人”啦，但偽法官不理這些，說有罪就是有罪，結果是判坐牢六個月了。

這一回，李光耀沒有踏進偽法庭一步，也無須發表什麼談話，偽法官就替它處理得妥妥當當了。比起去年“文字獄”期間的四出演說，實實在在是大進了一步的。

的確，新加坡是“迅猛發展”的，單單這一宗案子，可就要叫人大吃一驚。有些前往聽審的律師說：“一宗誹謗案，就要判監六個月，而且不得担保出外待上訴，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

請看，這不是“迅猛發展”麼？別的不說，僅審案這一着，已經超越世界先進水平了。

講話是“有罪”的，只好敢怒而不敢言吧！但敢怒也還是“有罪”的，到時，人們只有舉起拳頭……

（接第四版）

架的倒塌，難道也是因為三名工友的“粗心大意”嗎？梁潔薇被埋亂木中，難道也是因為“不懂安全”嗎？讓我們拭目以待駭屍庭的判斷吧！



#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 “左派”幼稚病

—— 列 寧 ——



列寧著作選輯

(接上期)

說維德遜、克萊尼斯、麥克唐納、斯諾頓之流已經反動得無可救藥了，這是對的。說他們想把政權抓到自己手里（其實，他們寧願同資產階級實行聯合），想按照資產階級的那一套老規矩來“實行統治”，說他們一旦當權，就一定會跟謝德曼和諾斯克之流一樣行事，這也是對的。所有這些全都不錯。但由此得出的結論，決不是說支持他們就是背叛革命，而是說工人階級的革命家為了革命利益，應該在議會方面給這些先生以某種支持。我現在拿英國目前的兩個政治文件來說明這個意思：（一）勞合一喬治首相1920年3月18日的演說（根據1920年3月19日《The Manchester Guardian》的報道）；（二）“左派”共產主義者西爾維婭·潘克赫斯特同志在她的上述文章中所發表的議論。

勞合一喬治在他的演講中同阿奎斯（曾經特別邀請他出席會議，但是他拒絕了）和那些不願意同保守黨人聯合而想接近工黨的自由黨人進行了論戰。（在加拉赫同志給編輯部的信中，我們也看到他指出了自由黨人轉入獨立工黨的事實。）勞合一喬治證明自由黨人必須同保守黨人聯合起來，而且要緊密地聯合起來。否則，勞合一喬治所“寧願讓之流”——這在法國叫作“左派”，——這位英國資產階級的領袖向他的聽眾，向那些至多不過是不了解組織的自由黨議員說：“在德國叫作布爾什維主義，在俄國叫作布爾什維主義。”勞合一喬治說，這是自由黨人所不願聽見的，因為自由黨人是根本贊成私有制的。這

位演講人聲言：“文明正處在危險之中”，因此自由黨人同保守黨人必須携起手來……

勞合一喬治說：“……如果你們走到農業區域去，我相信你們一定會看到，那里黨派的劃分仍然保持着原樣。那里離危險遠遠。那里還沒有什麼危險。可是，事態一旦發展到了農業區域，那里的危險也會同今天的某些工業區域一樣大。我國居民五份之四從事工商業，而從事農業的幾乎不到五份之一。這是我每想到將來的危險時始終注意到的一種情況。法國的居民大都從事農業，在那里，確定的觀念有着鞏固的基礎，這種基礎不會變動得很快，也不太容易受到革命運動的激蕩。我國的情況則不然。我國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容易顛覆；如果它一開始動搖，那末，由于上述原因，它將比其他國家崩潰得更厲害。”

讀者從這里可以看出，勞合一喬治先生不僅是一個很聰明的人，而且他還從馬克思主義者那里學到了不少東西。我們不妨也向勞合一喬治學習吧。

我們再從勞合一喬治演講以後所進行的討論中，引出下面一個插曲，這也是很有意思的：

“華萊斯（Wallace）先生問道：現在產業工人中間有很多是自由黨人，我們從他們那里得到了很多支持，請問首相，你認為你在工業區域對於這些產業工人所採取的政策會得到什麼結果？會不會得到這樣的結果，就是使目前誠心誠意擁護我們的工人轉過去大大加強工黨的勢力？”

首相回答說：我的看法完全相反。自由黨人互相傾軋這一事實，無疑使很多自由黨人失望而被推到工黨方面去，現在在工黨里已經有

相當大一部份很能幹的自由黨人在破壞着政府的威信。結果社會上同情工黨的情緒無疑是大大加強了。現時社會輿論不是支持工黨外的自由黨人，而是支持工黨，這是最近的幾次補選所表明的了。”

附帶說說，這一議論特別表明，連資產階級中最聰明的人物也弄糊塗了，不能不幹出無法補救的蠢事來。就是這一點也會使資產階級滅亡的。我們的人也會做蠢事（自然要有一個條件，就是這些蠢事不很大，而且能及時改正），但是他們終歸會成為勝利者。

另外一個政治文件是“左派”共產主義者西爾維婭·潘克赫斯特同志的下述一段議論：

“……英克平同志（英國社會黨書記）把工黨叫作‘工人階級運動的主要組織’。英國社會黨的另一個同志在第三國際代表會議上把該黨的觀點表述得更加明顯，他說：‘我們把工黨看作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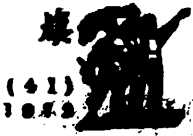
我們不贊同對工黨的這種看法。工黨黨員雖然非常多，但很大一部分是無所作為和不關心政治的。這就是那些由于他們廠內的工友都是工聯會員、又由于想領取補助金而加入工聯的男女工人。

但是我們認為工黨所以擁有這樣多的黨員也是由這樣一個事實造成的：工黨是一種思潮的產物，而英國工人階級的多數還沒有超出這種思潮的界限，雖然在人民的頭腦里正醞釀着巨大的變化，很快就要改變這種情況……”

(待續)

註 釋

①“曼徹斯特衛報”。——編者注



# 肯雅詩人馬希達的兩首詩

· 星群譯 ·

時候到了，弟兄們！  
 年月飛逝得那樣快，  
 不像閃電，却像  
 敵人射出的  
 殘忍的利箭，  
 留下可怖的貧窮和凌辱，  
 浴血和受難的兄弟。  
 抓緊時刻，為反對帝國主義  
 剝削者這批罪犯而戰鬥。  
 曲折的山路，  
 險峻的懸崖和陡峭的山坡，  
 齒狀的岩石和突出的山脊，  
 都意味着戰爭在延續。  
 我們應該上前去，弟兄們，因為戰場  
 這鬥爭的熔爐使人們重新受到鍛鍊  
 沒有妥協。  
 獨立和自由或者死！  
 主要傾向是不可阻擋的。  
 讓帝國主義嘶啞的聲音，  
 連同他們帶來的干旱見鬼去！  
 解放的雨正在形成，  
 雨云壓得那樣低，  
 而你們絕不能把它翻掉！  
 革命，這就是當前世界的  
 主要傾向！  
 血濺滿過的種子，  
 該發芽，  
 茁壯和結果了。  
 拿緊你們的鐮刀，弟兄們！  
 現在是我們割下  
 魔鬼們頭顱的時候了！  
 不再嘆泣，  
 我的亞非拉弟兄們。  
 為了結束帝國主義帶來的  
 苦難，  
 讓我們團結起來，勇敢地作戰到底，  
 讓我們鋼鐵般的信念經受  
 考驗，  
 勝利一定屬於群眾，  
 因為他們是真正的英雄  
 和歷史的  
 動力。

金巴布維，作好戰鬥的準備！  
 我從來不相信

Pair play 這一套；英帝國主義  
 這一欺騙、狡詐成性的  
 老主人。  
 在這件事里絕不會實行  
 光輝的公道。  
 啊！我現在是多麼憤怒，因為事實  
 上  
 它正在金巴布維進行一項醜惡的交  
 易，  
 就像它在五十年前  
 跟白人種族主義相勾結  
 在阿札尼亞所做的醜戲！  
 啊！我現在是多麼沉着，  
 因為在充滿仇恨的眼睛後面  
 燃燒着一個革命者的信仰：  
 這個國家，在殖民主義的重軛  
 下，  
 在法西斯獨裁的壓迫下，  
 像帝國主義統治下其他非洲國  
 家，  
 像成為十足掠奪對象的第三世  
 界，  
 應該得到解放！  
 匪徒們！他們以為交易完成了，  
 現在可以高枕無憂了。  
 雖然反動派和帝國主義者  
 可能像牡騾一樣頑固，  
 偉大的時代却在呼喚：

## 怎能不叫我動情

——答M同志

· 若 霜 ·

一個靜悄悄的夜晚  
 我們散步于白色燈光下的海岸  
 你問我為何心湖盪漾  
 究竟對那位姑娘動了情

革命的火焰在大地燃燒  
 解放的槍聲在鄉土爆發  
 人民共和國就要在彈火中誕生  
 同志啊！怎能不叫我動情

決不輕易動用我的愛情  
 如果把它全盤托出  
 必將是一發不可收拾  
 同志啊！問她愛不愛我的馬來亞

在現在世界上  
 主要的傾向是革命。  
 不要存有幻想，  
 金巴布維，  
 作好戰鬥的準備！

譯自亞非作家常設局刊物《覺醒》  
 (L'ÉVEIL) 一九七二年第二期。

譯者按：《覺醒》刊物分別用  
 英文和法文出版；這兩首譯詩是根據  
 法文譯的。

## 誓叫敵人見閻王

· 燎 東 ·

你不忍  
 把鋒利的利刀  
 插進敵人的心臟？

你不忍  
 把敵人的醫室營房  
 燒個精光？

多少先烈被屠殺！  
 多少同胞家破人亡！  
 多少人民被殘酷！  
 多少愛國志士呵  
 被關進牢房！

仇恨怨淚  
 海樣深，水樣長  
 復仇怒火  
 早已燃燒胸膛！

仇恨鑄就混身胆  
 殺吧！燒吧  
 狠下心腸  
 誓叫敵人見閻王！

縱然我已對那位姑娘動了情  
 對馬來亞我決不敢有半點變心  
 為了祖國幸福的明天  
 同志啊！我已獻上了整個的心

革命的火焰在大地燃燒  
 解放的槍聲在鄉土爆發  
 人民共和國就要在彈火中誕生  
 同志啊！怎能不叫我動情



# 學習魯迅，徹底批判 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

——中國河北大學中文系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魯迅，爲了捍衛毛主席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運用馬列主義的階級論這個銳利武器，同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進行了長期的、激烈的、針鋒相對的鬥爭，留下了極爲寶貴的經驗。

## 魯迅對梁實秋販賣的 人性論的批判

國民黨反動文人梁實秋，是從一九二八年開始系統地鼓吹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的。當時，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高潮漸漸過去，在中國人民中間播下了革命的火種。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中國共產黨人並沒有被嚇倒。偉大領袖毛主席建立了第一支工農紅軍，在井岡山創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一場新的、更加偉大的階級鬥爭的革命風暴，正以燎原之勢迅猛發展。地主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梁實秋鼓吹的人性論在這種形勢下拋出，是爲了維護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政治背景上，魯迅展開了對梁實秋資產階級人性論的鬥爭。

梁實秋在《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一文中，露骨地叫囂：“一個資本家和一個勞動者，……他們的人性並沒有兩樣，他們都感到生老病死的無常，他們都有愛的要求，他們都有憐憫和恐怖的情緒，他們都有倫常的觀念，他們都企求身心的愉快。”對此，魯迅一針見血地指出：“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檢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飢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象剝人的老太爺一樣，買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狠狠地揭穿了梁實秋鼓吹的超階級的“共同人性”的欺騙性。

魯迅抓住梁實秋捏造的“共同人性”進行批判，正是抓住了梁實秋人性論的根子。事實證明，不但

梁實秋，而且各種牌號的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都是以捏造的超階級的“共同人性”爲基礎的。從這里出發，他們抹殺階級對立，鼓吹階級調和，攻擊馬克思列寧主義階級鬥爭學說，維護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魯迅運用馬列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批判“共同人性”的虛偽和荒謬，擊中了“人性論”的要害。

爲了徹底戳穿所謂“共同人性”的騙局，魯迅把“人性論”從資產階級“學者”們的案頭，拉到血淋淋的現實階級鬥爭的戰場上去解剖。他尖銳地指出：梁實秋鼓吹超階級的“共同人性”，是爲了掩飾蔣介石國民黨屠殺革命人民的罪惡，轉移革命人民對反動派不共戴天之仇。魯迅指出，就在梁實秋之流高唱“共同人性”的贊美歌之時，中國社會的現實生活中，却是多少革命者浸在血泊里，而那些“用鋼刀的，用軟刀的”“屠伯們”，却彈冠相慶，“逍遙復逍遙”。魯迅懷着極大的革命義憤，大聲抗辯和申斥道：“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梁實秋們宣揚的“共同人性”，不過是墨寫的謊言，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魯迅在擊中了“人性論”的要害之後，進而揭露了梁實秋之流鼓吹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的反革命政治用心。在這一點上，梁實秋自己會有一段絕妙的自供。他說：“階級的觀念是要促起無產者的聯合，是要激發無產者的鬥爭的欲念。……於是他們便不循常軌的一躍而奪取政權財權，一躍而爲統治階級”。梁實秋之流的人性論者，就是害怕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接受了馬

列主義階級鬥爭學說的教育之後，起來奪取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權財權；而他們所以鼓吹“人性論”，就是妄圖麻痺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消除“無產者的鬥爭的欲念”，從而永生永世被地主資產階級統治。他們攻擊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循常軌”，而擺出一副悲天憫人的“正人君子”的面孔叫囂：“一個無產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誠誠實實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這才是正當的生活鬥爭的手段。”“階級鬥爭的革命行動被認爲“不循常軌”，改良主義和機會主義的騙人伎倆却算“正當手段”，這就暴露出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的反革命性。

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用馬列主義的階級論武裝起來的魯迅，敏銳地抓住了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的反革命本質。因此，他從來不對“人性論”作純理論的探討和批判，而總是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人性論”所從之滋生並爲之服務的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梁實秋之流鼓吹的“正當的生活鬥爭的手段”，乃是“消除鬥爭的辦法”，“則是中國有錢的老太爺高興時候，教導窮工人的古訓”。的確，古今中外，一切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的鼓吹者們，都企圖用這種說教，妄圖消除被剝削階級對剝削階級的鬥爭，以便維護其反動統治。

“人性論”的根子是虛偽的超階級的“共同人性”，“人性論”的本質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時代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的最基本的內容。

(待續)





# 黨

斯大林

在革命前的時期，在比較和平發展的時期，第二國際各黨是工人運動中的統治力量，議會鬥爭形式是基本的鬥爭形式，——在這種條件下，黨沒有而且不可能有它後來在公開的革命搏鬥的條件下所具有的那種重大的和決定的意義。考茨基在第二國際遭受攻擊時替它辨護說：第二國際各黨是和平的工具，不是戰爭的工具，正因為如此，它們在戰爭時期，在無產階級的革命發動時期，就沒有力量採取什麼重大措施。這是完全對的。但是這說明什麼呢？說明第二國際各黨對於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是不適合用的，它們不是引導工人去奪取政權的無產階級的戰鬥的黨，而是通過議會選舉和議會鬥爭的選舉機關。正因為如此，在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統治的時期，無產階級的基本政治組織並不是黨，而是議會黨團。大家知道，事實上黨在這個時期只是議會黨團的附屬品和服務者。幾乎用不着證明，在這樣的條件下，在這樣的黨的領導下，是談不到準備無產階級去進行革命的。

可是，新時期一到來，情形就根本改變了。新時期是公開的階級衝突的時期，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發動的時期，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是直接準備力量去推翻帝國主義而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時期。這個時期在無產階級面前提出種種新的任務：要按新的革命觀點去改造黨的全部工作，要用奪取政權的革命鬥爭精神去教育工人，要準備後備軍並使他們跟上來，要和鄰國的無產者結成聯盟，要同殖民地和附屬的解放運動建立鞏固的聯繫，如此等等。如果以為這些新任務可以用那些在議會制度的和平條件下教育出來的舊社會民主黨的力量來解決，那就是使自己陷於絕望的境地，遭到必不可免的失敗。肩負着這樣的任務而仍然舊有的黨為領導，那就是完全解除武裝。幾乎用不着證明，無產階級是不能容忍這種情形的。

因此，必須有新的黨，戰鬥的黨，革命的黨。這個黨要有充分的勇氣，能夠引導無產者去奪取政權；這個黨要有充分的經驗，能夠認清革命環境的複雜條件；這個黨要有充分的機智，能夠繞過橫在前進道路上的一切暗礁。

沒有這樣的黨，就休想推翻帝國主義，就休想爭得無產階級專政。

這個新的黨就是列寧主義的黨。

這個新的黨有什麼特點呢？

(1)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黨首先應當是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黨應當把工人階級的一切優秀份子，把他們的經驗、他們的革命性、他們對無產階級事業無限忠誠的精神都吸收進來。但是要成為真正的先進部隊，黨應當用革命理論，用運動規律的知識，用革命規律的知識把自己武裝起來。否則它就不能領導無產階級的鬥爭，就不能引導無產階級。如果黨只限于記錄工人階級群眾的感覺和思想，如果它做了自發運動的尾巴，如果它不善于克服自發運動的因循習慣和政治上的漠不關心，如果它不善于超出無產階級的一時的利益，如果它不善于把群眾的水平提高到認識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那末它就不能成為真正的黨。黨應當站在工人階級的前面，應當比工人階級看得遠些，應當引導無產階級，而不應當做自發運動的尾巴。鼓吹“尾巴主義”的第二國際各黨是資產階級政策的傳播者，而這個政策是要把無產階級變成資產階級手中的工具。只有採取無產階級先進部隊的觀點才能夠把群眾的水平提高到認識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的黨才能使工人階級離開工聯主義的運轉，使它變成

獨立的政治力量。

黨是工人階級的政治領導。

我在上面已經說到工人階級鬥爭的困難，說到鬥爭環境的複雜，說到戰略和策略，說到後備軍和機動性，說到進攻和退却。這些條件的複雜程度，和戰爭條件比較起來，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誰能認清這些條件呢？誰能給千百萬無產者群眾以正確的方針呢？無論那一個作戰部隊如果不願意遭到失敗，就非有經驗豐富的司令部不可，無產階級如果不願意讓自己受死敵的宰割，就更加非有這樣的司令部不可，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可是司令部在什麼地方呢？只有無產階級的革命的黨才能成為這樣的司令部。工人階級沒有革命的黨，就等于軍隊沒有司令部。

黨是無產階級的戰鬥司令部。

可是，黨不能僅僅是先進部隊。黨同時還應當是階級的部隊，即本階級的一部分，黨應當和本階級有根深蒂固的關係。只要階級還沒有消滅，只要無產階級還由其他階級出身的人來補充，只要工人階級還不可能全部提高到先進部隊的水平，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和其餘群眾之間的區別，黨員和非黨員之間的區別是不會消滅的。可是，如果這個區別變成了隔離，如果黨把自己關在小圈子里而和非黨群眾脫離，那末黨就不成其為黨了。如果黨不和非黨群眾聯繫，如果黨不和非黨群眾結合，如果非黨群眾不接受黨的領導，如果黨在群眾中沒有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信用，那末黨就不能領導階級。

不久以前，我們黨從工人中接收了20萬新黨員。這裏最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與其說是自己走進黨內來的，不如說是被其餘的一切非黨群眾送進黨內來的，這些黨群眾積極參加了接收新黨員的工作，而且接收新黨員都是經過他

們贊同的。這件事實說明：廣大的非黨工人羣衆把我們黨看做他們自己的黨？看做親近的和切實的黨。他們深切關心黨的發展和鞏固，他們自願把自己的命運托付給黨的領導。幾乎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這種看不見摸不到的精神上的紐索把黨和非黨羣衆聯繫起來，黨是不能成爲本階級的決定力量的。

黨是工人階級的不可分離的部份。

列寧說：“我們是階級的黨，因此，幾乎整個階級（而在戰爭時期，在國內戰爭年代，甚至完全是整個階級）都應當在我們黨的領導下行動，都應當盡量緊密地靠近我們黨；但是，如果以爲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論在什麼時候，幾乎整個階級或者整個階級都能提高到自己的先進部隊即自己的社會民主黨的覺悟程度和積極程度，那就是馬尼洛夫精神和‘尾巴主義’。還沒有一個明白事理的社會民主黨人懷疑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連工會組織（比較原始的，比較容易爲落後階層的覺悟程度接受的組織）也不能包括幾乎整個工人階級或者整個工人階級。忘記先進部隊和傾向於它的所有羣衆之間的區別，忘記先進部隊的經常責任是把愈益廣大的階層提高到這個先進的水平，那只是欺騙自己，漠視我們的巨大任務，縮小這些任務。”（見《列寧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47—248頁）

(2)黨是工人階級的有組織的部隊。黨不僅是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如果黨想真正領導本階級的鬥爭，那麼它同時還應該是本階級的有組織的部隊。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黨的任務是非常巨大而繁雜的。黨應當在國內外發展非常困難的條件下領導無產階級的鬥爭；黨應當在環境要求進攻時引導無產階級去進攻；黨應當在環境要求退却時帶領無產階級避開強大的敵人的打擊；黨應當向千百萬無組織的非黨工

人羣衆灌注鬥爭的紀律性和計劃性、組織性和堅定性。可是，黨只有當它自己是紀律性和組織性的體現者的時候，只有當它自己是無產階級的有組織的部隊的時候，才能完成這些任務。沒有這些條件，就談不到黨對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的真正領導。

黨是工人階級的有組織的部隊關於黨是有組織的整體這個思想，是在列寧所提出的我們黨章第一條的著名條文中固定下來的，這個條文把黨看做組織的總和，把黨員看做黨內某一組織的成員。孟什維克選在1903年就反對這個條文，而提出了自行列入黨的“制度”，要求把黨員的“稱號”擴大到每個“教授”和“中學生”，每個“同情者”和“罷工者”，即擴大到每個給黨的某種援助、但是並不加入而且不願加入黨的任何一個組織的人。幾乎用不着證明，如果這個奇特的“制度”在我們黨內鞏固起來，那就必然會使黨內充滿教授和“中學生”，使黨變成一個界限模糊、沒有定形、組織渙散而沉沒在“同情者”大海中的“機構”，抹殺黨和階級間的界限，拋棄黨的把無組織羣衆提高到先進部隊水平的任務；不用說，在這種機會主義的“制度”下，我們黨是不能夠在我們的革命進程中實現工人階級的組織核心的作用的。

列寧說：“從馬爾托夫同志的觀點看來，黨的界限是極不明確的，因爲‘每個罷工者’都可以‘宣布自己是黨員’。試問，界限不清有什麼好處呢？不過是使‘稱號’廣泛散布而已。它的害處却能夠造成一種把黨和階級混爲一談的渙散組織的思想。”（見《列寧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53—254頁）

可是，黨不僅是黨的各個組織的總和。黨同時還是這些組織的統一的體系，是這些組織正式結成的統一的整體，有上級的和下級的領導機關，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有全體黨員所必須執行的實際決議

。沒有這些條件，黨就不能成爲能夠有計劃有組織地領導工人階級鬥爭的統一的有組織的整體。

列寧說：“從前，我們黨還不是正式的有組織的整體，而只是各個集團的總和，所以在這些集團間除了思想影響以外，別的關係是不可能有的。現在，我們已經成爲有組織的政黨，這也就是說造成了一種權力，思想威信變成了權力威信，黨的下級機關應該服從黨的上級機關。”（同上，第360頁）

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黨的工作由中央來領導的原則，往往引起那些不堅定的份子的攻擊，他們斥責這種原則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等。幾乎用不着證明，如果不實行這些原則，那來作爲一個整體的黨的有計劃的工作和對工人階級鬥爭的領導就會是不可能的。列寧主義在組織問題上是始終一貫地實行這些原則的。列寧把反對這些原則的行爲叫做“俄國的虛無主義”和“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認爲這種行爲應該受到譏笑和痛斥。

列寧在他的《進一步》一書中對於這些不堅定的份子是这样說的：

“這種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是俄國虛無主義者所特有的。黨的組織在他們看來是兇惡可怕的‘工廠’；部份服從整體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在他們看來是‘農奴制’……他們一聽見在中央領導下實行分工，就發出可憐又可笑的嘍叫，反對把人們變成‘小輪子和小螺絲釘’……他們一聽見有人提起黨的組織章程，就作出瞧不起人的樣子，發表鄙視的……意見，說完全不要章程也可以。”

（待續）





### 柬埔寨抨擊美帝 “就地停火”的新陰謀

〔香港十月廿五日訊〕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發表聲明，猛烈地抨擊美帝國主義妄圖在柬埔寨實行所謂“就地停火”的新陰謀。

聲明說：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決心繼續戰鬥，直至解放柬埔寨全部領土和在金邊建立王國民族團結政府為止。今天柬埔寨民族解放軍已經解放了八十五巴仙以上的領土，在柬埔寨全國人口七百萬當中，已經有五百多萬人口獲得解放了。

今天美僞軍在焦頭爛額的時刻，美帝又提出“就地停火”的新陰謀妄圖使它們有一個喘息機會，以便調動新的軍隊重組和鞏固金邊的僞軍，伺機再向柬埔寨人民發動新的罪惡的軍事行動。但是美帝國主義的新陰謀又再被柬埔寨人民粉碎了。

### 日本一百多萬羣衆 反戰日舉行反美示威

〔東京十月廿一日訊〕十月廿一日是國際反戰日，在日本各地有超過一百萬工人、學生和左翼人士參加反戰紀念大會及遊行示威，這次日本廣大羣衆的反戰集會和遊行示威，其主要矛頭對準美帝國主義的軍事基地繼續留在日本，美帝國主義企圖以日本軍事基地做爲侵略東南亞各國的跳板。

今日據日本通訊社報導，全國各地大約有一百多萬的工人、學生和各階層人民在各重要城市舉行集會和遊行示威。

通訊社說：尤其是在東京局勢更加緊張，警察和鎮壓隊全部出動守衛政府大廈和美國大使館，以防止示威羣衆搗毀美國使館，今日各地示威羣衆高舉反美巨幅標語，高呼反對美軍基地留在日本；反對最近政府又批准（第四次）五年國防

### 越南《人民報》

### 抨擊日本統治者支持美帝印支戰爭

〔河內十月廿五日訊〕越南《人民報》昨日嚴厲譴責日本統治集團和資本家支持美帝侵略印度支那的戰爭政策，並希望美帝在印度支那獲勝。

河內通訊社引述《人民報》的這篇社論宣稱：在美帝的新亞洲政策之下，日本統治集團正充當美帝在亞洲地區的一個地方憲兵。美帝的這項政策旨在利用日本統治集團作爲一支納粹突擊隊，以鎮壓民族解放運動和襲擊社會主義國家。社論繼續稱：日本統治集團，以爲同美帝加緊勾結並積極爲其侵略政策效勞，便可以一方面依賴美帝，一方面乘機利用後者在國際上擺脫困境，並實現它們自己在亞洲與世界其他地區侵略擴張陰謀。

日本統治集團今天正在加緊復活軍國主義，提高國防開支，並建立一支有現代化武器配備的侵略軍隊。

《人民報》社論繼續稱：十多年來，日本統治集團一直追隨美帝，同時極力地協助美帝在越南和印支地區進行侵略戰爭，從而犯下了滔天罪行。今天日本已經成爲美帝侵略戰爭的最大後動基地。同時今天日本資本家所賺取的巨額利潤也是沾滿了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鮮血。

社論最後稱：日本反動集團不斷空喊所謂“不介入”印支戰爭，以及它們的所謂“自衛團”沒有離開日本的國土之外，並僞裝在越南戰爭上扮演“中立”角色，這完全是騙人的。

從開島出發轟炸及屠殺越南人民的美帝B—52型的轟炸機經常在印繩島添油。同時，這批美機不

建軍計劃決定將防務開支增加一倍；反對美帝升級越戰和繼續轟炸北越；反對美軍把裝甲車輛自越南運到日本修理等口號，同時今日各地工人還實行罷工，四十多間大學學生也實行罷課而積極參加反戰紀念活動。

僅一次從該島的加守那李軍基地起飛的。最近正當日本廣大人民憤怒地譴責美帝將被越南人民擊毀的坦克軍運到日本修理，因此日本田中政府居然跳出來爲美帝的侵略罪行加以辯護。從此證明田中政府是美帝侵略戰爭的幫兇。

### 印度八千多萬“賤民” 飽受欺凌

〔新德里十月十三日訊〕據印度通訊社報導，目前在印度約有八千多萬賤民仍是社會上最受歧視的落後階層。一路來他們被特權階級踩在腳下，替特權階級做最苦和最“低賤”的工作，飽受欺凌，他們的尊嚴、文化、自由權利全部被特權階級剝奪殆盡。廿年來儘管印度反動派不斷地叫喊要改善他們的生活待遇，但是至今廣大“賤民”的生活還是一貧如洗。

但最近根據印度最高專員在發表關於法定階級（印度官方對“賤民”的稱號）的報告書中說：“很顯然的，只有改革整個社會，才能治療印度‘賤民’的創傷，要將特權階級改變爲一種新的觀點的話，那麼他們和註定階級的經濟和社會關係必須仔細調查，那上者和下者才能享有一樣的公正平等。”這是爲特權階級辯護的證據。

二千年來，印度“賤民”遭受到特權階級殘暴壓迫和欺凌，他們所做的工作，都是特權階級認爲“下賤”的工作，廣大的“賤民”，都是沒有土地的勞動者，他們很貧窮，沒有機會受教育，全部是文盲。

據通訊社說：在農村里情況更加嚴重的，特權階級不准“賤民”在同一口井打水，在一些街坊的茶搨里有另外一些杯碟供“賤民”使用的，同時許多理髮店的老板害怕失去特權階級的生意，因此不敢做“賤民”的生意，今天還有許多令“賤民”屈辱的事情不斷在發生。



### 外資工廠大噴污烟 嚴重危害人民的健康

日本一名公害問題(即環境污染問題)研究工作者松岡信夫,在日本出版的《自主講座》雜誌發表文章,指責日本工業在馬來亞成為公害的“尖兵”。

松岡信夫於今年八月初來馬訪問。他在參觀了吉隆坡近郊、八打靈再也、檳城、北海和星島裕廊工業區後,發表觀感說:“日資鋼鐵業不斷地吐出大量塵烟,嚴重地危害當地人民的健康。”

他認為馬來亞人民對公害不很關心,但實際上值得將來憂慮的例子在不斷地發生着。

他舉一個例子說,不久前在柔佛州農場發生的一宗撒播農藥少女驟死的事件,應當引起大家的關注。他指出,該種農藥是檳城對岸北海工業區日本農藥廠製造的,但是它採用何種原料配製?用何種方法製造?是有必要進行確實調查的。

松岡信夫的文章告訴了我們,許多外國壟斷資本家只顧本身的利益,對於工廠噴出的污烟,從來沒有妥當的處理,而本地的傀儡政權對此也從不加以干涉。這些工廠噴出的污烟,正在嚴重地危害我國人民的健康,我國人民不應再保持沉默了。

### 大士村被迫遷 居民怨聲載道

裕廊十八哩大士村一帶地段,已經被李光耀傀儡政權出讓給外國壟斷資本家建工廠、船塢。這一帶居民皆被令於今年內遷出。

大士村一帶居民,大多是奎籠漁民。近幾年來,由於傀儡政權在附近海域進行填土工作,海水被弄污,魚產減低,迫得漁民紛紛轉業,其中有一些年老漁民至今仍在失業中。但由於他們住在這偏僻的村

### 芽籠東沙厘屋神秘失火

本月十八日清晨一點半,芽籠二十五巷巴利前一排商店(沙厘屋)神秘失火。一句鐘的時間,整排商店被燒成灰燼。巴利邊的木屋及攤位,幸被一條馬路隔開,否則後果更不堪設想。

據村民說,這一帶經常發生歹徒企圖縱火事件,兩週前就曾發生過一次。但每次都因為村民及時發覺,撲滅火苗,才不致釀成大禍。廣大村民一致強烈譴責縱火歹徒及

### 豬瘟流行

### 豬農處境更淒涼

剛剛經歷今年初豬價慘跌痛楚的豬農,最近由於豬瘟流行,再一次遭受慘重的打擊。

據一般豬農透露:豬瘟目前已經蔓延得很廣,後港和榜鵝一帶更深受其害。

據豬農透露:豬隻一旦染上此種病症,身上就呈現紅斑點,不思飲食,兩三天內就會死亡。豬瘟是一種傳染病,有時一天之內,整寮豬都會因染上這種病症而死亡。有些豬農的豬隻遭這種病症侵襲,一日之內損失數千元。

由於豬瘟的流行,原本稍微回升的豬價,現在又告下跌。本來已經是借債度日的豬農,如今更淒慘了。可是所謂“民選政府”至今仍不聞不問,而且從未採取過什麼實際行動來挽救豬農的困苦處境。

落,每年僅需繳交數十元地租,生活費用少,因此尚能勉強的度過日子,如今傀儡政權一紙令下,迫他們遷出這個用自己雙手建立起來的家園,搬進建屋局組屋,或往林厝港另建新屋,將給他們的生活增添更大的困難,難怪他們怨聲載道,責罵傀儡政權不管人民死活的可惡行徑。

李光耀傀儡政權為了方便外國壟斷資本家投資設廠,竟然無理地強迫大士村居民遷出自己的家園,不又一次自我暴露出其親壟斷資本家、反人民的猙獰面目麼?!

居心惡毒的元兇。

據村民透露,二十九巷、二十七巷也曾經發生歹徒企圖縱火的事件。本月杪,二十九巷內巴利後某亞答屋遭人拋浸過土油,並點燃的破布於屋頂上,幸被及時發覺,加以撲滅,否則又將有一場大火。

二十九巷及二十巷內的一大片亞答屋,二百餘家居民,其中有數十家在李光耀集團“發展計劃”的名堂下被迫遷,還有十幾家所謂非公民的住戶,沒法找到其他的棲身住所,繼續堅持在原亞答屋居住。那些被迫遷的亞答屋好多已經拆除,遍地橫陳的木板夾着無數生鏽鐵釘,對該地區出入的村民的安全起着很大的威脅。一旦發生火患,村民要從這里逃難,就更危險了。對於這些,李光耀集團却置之不理。

星島一些貧民區經常發生火災,災後該片土地,就被李光耀集團佔為己有。而最近又時常有歹徒四出縱火,這就不能不叫人有所聯想了。

(接第一版)

的話,節育再節育,小家庭再小家庭,到頭來還是一樣的!

李光耀傀儡政權以建立小家庭就會消除營養不良(星島兒童有廿五巴仙營養不良)和提高生活素質作為其欺騙的伎倆,同時,它們還無理誣罵超過兩個子女的家庭為“反國家”和“反社會”,這充分的暴露出李光耀傀儡政權反人民的真面目。李光耀傀儡政權所進行的露骨敲榨,說明了它們的經濟起恐慌,它們妄想通過各種抽稅的辦法來彌補這種危機,人民並不是阿斗,他們痛苦的生活經驗不是李光耀傀儡政權所能欺騙得了的。

### ——小 啓——

最近,我們接到了不少“大眾呼聲”的來稿,相信這與群眾寄去資產階級報章讀者版的文章被丟進紙簍是有關係的。我們希望大家繼續供給各方面的稿件,我們將儘量刊登出來。

——編輯部——

# 罷工迭起



↑ “工友浴血流汗得到的是什麼？”亞洲摩多公司的各族男女工友喊出了他們的心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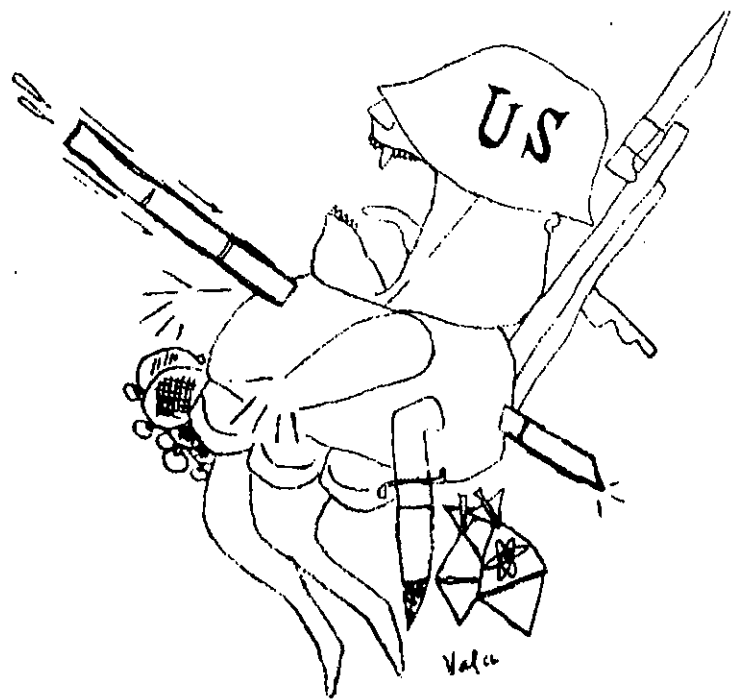
↑ “欺壓、剝削、利誘，不能使工友低頭”……甲洞馬來亞夾板廠的數百員工展開第三次的罷工鬥爭。



↑ 在拉扎克傀儡政權的反動統治下，工人生活日益痛苦，近年來，各地工人紛紛起來進行罷工鬥爭，捍衛他們的生活權益。這是不久前馬六甲吉寧街乾廠的女工在罷工之影。



↑ 各行各業的工友都展開了反壓迫鬥爭，這是沙亞南馬來西亞化學工業有限公司的工友在進行罷工之影。



越戰漫畫選 (摘自古巴刊物)